

世界社會思想名著叢刊第二種

上帝與國家

巴 枯 寧 著
朴 英 譯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三月初版

定價每冊三元

上帝

著者 巴 枯 寧

譯者 朴 英

與

發行者 平 明 書 店

國家

發行所 平 明 書 店

上海林森中路一八三六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目錄

法文初版序

上帝與國家

唯物論是對的——由動物性發展出了人性——唯心論的物質不是唯物論的物質——上帝之荒謬性——愚昧者才相信它——政府希望人民愚昧——上帝不合邏輯——雖然古老而普遍受人信仰也不中用——有了上帝人就是奴隸——唯心論者底矛盾就在製造上帝來和人性對立，却又兩者都要——假如有上帝的話也得取消它——尊重自由反對權威——自然法則不是權威——學者政治底缺點及不可能性——特權總要毒害人性——不要外來的一切立法，一切權威——只要自願的，暫時的，局部的權威——承認科學的權威但否認其萬能和無謬——安那其的真義：否認一切立法，一切強權——唯心論者在宗教上建立強權，把人性神性化——少數受上帝「啓示」的人便來統治人民——唯物論者從動物性出發來建立人性，否認自由意志而建立自由，唯心論者從神性出發而以役人民，承認自由意志而在一切自由底廢墟上建立強權——人性是個一般概念，在活人身上出現時才是真實——一般概念總有幾分否定真實生命——所以要防備一切抽象

(甚至科學上的抽象)——生命要反對它們的統治——人類之外沒有更真的抽象——社會科學應該指出受苦的一般原因，指出解放的途徑——科學的使命在照亮道路——只有自由的生命才能創造——科學散佈在衆之間可以避免科學抽象底統治——尤其要防備唯心論抽象底統治——思想的抽象力，智力是物質性的——獨立存在的心靈是沒有的——宗教發展的第一階段：創造幻想彌補現實——原始人創造了神却忘了創造者是自己——神就成爲世界的主人——宗教發展的第二階段：從多神教到一神教，從具體的神變做抽象的神——羅馬征服和東方化了的希臘哲學家完成了這過程——形成了基督教——要使這些歷史要素產生結果需要一個活生生的事實——基督的作用就是如此——奴隸制度和蠻族侵入培養了基督教——他們都不開理論上的荒謬性，只取些希望，安慰——歐洲普遍信仰造物主和非物質性的靈魂——到十八世紀無神論和唯物論才興起——然而被唯心論者打倒了——他們建立了傷感憂鬱的浪漫派，完全不關心政治，只渴慕天堂——表示了資產階級唯物論底迅速發展和個人虛榮底爆發——文藝復興以來的政治和宗教。

法文版初版序

我們中之一就要詳細地來講密海爾·巴枯寧一生底故事，不過它底大概大家也已經够熟了。不論朋友還是敵人都知道在思想、意志和持久性的精力上他是偉大的；他們也知道他何等傲慢地輕視大多數人所屈身委就的財富、位勢、光榮、以及一切惡劣的野心。作爲一個和俄羅斯帝國最高貴族聯姻的俄國紳士，他是最先加入叛逆底大胆集團中的一個，這些叛逆者能够把自己從傳統，偏見，種族和階級利益中解放出來，而一些不顧到他們自己個人底安適。他和他們一起作着嚴酷的生存戰鬥；監禁，放逐，以及自我犧牲的人們在苦難中一定會受到的一切危險和一切不幸使得這種嚴酷性格外加重。

伯爾尼公墓裏埋着巴枯寧底身體的地方只有一塊簡單的石碑刻着姓名。即使這些，對於一個把這種虛榮看得如此沒有價值的工作者底憶念也嫌太尊榮一些。他底朋友當然不會替他樹立矜持性的墓碑和身像。他們明白假如他們對他提起爲了他底光榮而樹立的一個紀念建築的話，他曾大大地發笑的；他們也知道尊敬他們底死者的正確方法是去繼續他們底工作——用着和他們自己所用的那種同樣的熱情和堅韌。在這種情形下，的確，有一個艱難的工作需要着我們全體的努力，因爲目前這

一代的革命者中間對於革命底共同目的還沒有一個人比他工作得更熱烈的。

在俄國學生中間，在德國德來斯登的謀叛者中間，在西伯利亞流放的同志們中間，在美國，在英國，在法國，在瑞士，在意大利一切熱誠的人們中間，他底直接影響是很大的。他底意想底獨創性，他底口才中底多修辭和激烈，他對宣傳底不倦的熱心，再加上他個人自然的莊嚴和有活力的力，使巴枯寧能出入一切革命團體，而他底努力到處都留下深刻的痕跡，甚至對於那些歡迎了他之後又因為目標或是方法上底差異而威脅他離開的人們也是這樣。他底書信是最長的；他曾用整夜功夫來跟革命世界裏的友人們寫長信，其中有幾封使懦怯的變得堅強，使遲鈍的覺醒，以及描劃出宣傳或是反叛底計劃，像一本真正的書籍。這些書信比任何別的東西更能證明巴枯寧在那世紀中革命運動裏所做的非常工作。巴枯寧用俄文，法文，和意文寫過許多小冊子，不論它們怎樣重要，也不論它們在散佈新思想上怎樣有用，它們只是巴枯寧著作底最微小的一部份。

這本上帝和國家其實是一封信或是一個報告底片斷。正像巴枯寧底大部分別些寫作一樣，它同樣有文字上的缺點，缺乏適當的分配；此外又突然中斷：我們努力想發現這文稿底結尾，卻沒找到。巴枯寧沒有充分時間來結束他所相承的工作。另一件工作已經在進行的時候，前一件還沒有完成。他對批評他底作品的人們說：「我底生命本身就是一個片斷」。不過，雖然「上帝和國家」這

本書沒有寫完，讀者自然不會對於它底刊印覺得遺憾。它裏面所討論到的問題是用邏輯底獨特的精力來處理而處理得很決斷的。他只對他底誠實的反對者正確地講起這些，他替他們指出他們對這種目前一切強權所由建立的神權底信仰之空虛性；他替他們證明一切政府起源底純粹人爲性；最後，毫不停留地就討論到公共道德已經加以責備的那些國家基礎，例如地文上的優勢，暴力底行使，高貴性，財富等等，他對於把各社會底政府假託科學的那種理論給予公平的處理，即使假定我們在敵對的野心和密謀底衝突之中能够辨明誰是虛偽的，誰是真正的學者，并且能够找出一種選舉方法確能把權力交給那些有真正知識的人底手裏的話，他們對於他們底政府的智慧和誠實又能給我們什麼保證呢？相反地，在這些新的主人底身上難道我們還不能預先見到那種跟以前以及現在的主人身上的所有的全然相同的愚笨和罪惡嗎？第一點，科學并不如此，它是在變的。現在有學問的人在將來只能算做什麼也不懂的人，讓他想像一次他已經達到了這種目的，而就爲了這原因即使在孩子剛生下來的時候他就沒落了。但是，他如果能够在本質上理解真理，他只能夠把他自己被特權所腐化而使別人被權力所腐化。要建立他底政府，他必須像所有的國家領袖們一樣地試着去拘捕那些在他之下生活着的羣衆底生命，爲了保持安靜而使他們一直無知無識，并且爲了使他能够從更高的王位上來統治他們的緣故，把他們漸漸地加以抑貶。

至於其餘的人，自從教條主義者出現之後，或真或假的「天才」曾經試過支配世界底王權，我們也知道它底代價是什麼。我們也曾見到過他們在工作，所有這些學者：他們愈研究就愈變得死硬，他們用來考查若干孤立的事實的各方面所花的時間愈多他們底見解愈狹；他們一些也沒有生活經驗，因為很久以來除了他們癖愛的以外他們就沒有見過別的什麼東西了；因為他們沒能力參加嚴重的鬥爭，不懂得事物底真正輕重，他們底熱情和虛榮是幼稚的。難道我們最近還不會見到那整個學派的「思想家們」——他們又是卑劣的奉承者和生活下賤的人們——底基礎嗎，他們只爲了他們自己才構造出全部的宇宙創造論。照他們的意思，世界底創造，社會底發展，革命之顛覆國家，帝國之陷入血污，貧窮和疾病以及死亡之成爲人性底皇后，都只爲了造成學會會員間的一個精英（*élite*），一朵盛開的花朵，所有別些人們只是肥料。試想爲了時代（*Temps*）雜誌和論辯（*Débats*）雜誌底編者會有餘暇去「思想」，人民在無知之下生了又死；爲了這些紳士們變成不朽一切其他的人類都註定了要死！

不過我們可以重復對自己保證：所有這些學會會員沒有亞歷山大用劍斬斷高定結（註一）底勇敢，他們不會舉起查理曼底刀，在科學上政府已經變得像神權財富或是蠻力一樣地不可能。此後一切權力都要受到無憐憫的批判。產生了平等感的人們不再肯受被人統治底苦痛了；他們學習着來自

已支配自己。在使具有一切權力的存在從天上倒下來時候，社會也驅走了一切假借這個名義來統治別人的人們。這就是現在在進行着的革命。國家是崩潰了讓位給一種新的秩序，照巴枯寧所喜歡說那樣講法，在這種新秩序裏「人底正義要來代替那神底正義」。假如容許我們從革命者中提出一個參與這種廣大的改造工作的人底名字，沒有比提出巴枯寧底來得更公平的了。

卡羅·卡非羅 (Carlo Cafiero)

愛理塞·邵可侶 (Elisee Reclus)

註：Gordian knot：相傳腓尼基王 Gordius 打有一結，能解開的可以在小亞細亞稱王。但無人能解，後亞歷山大帝拔劍砍斷了它。

上帝和國家

那一邊是對的，唯心論者呢還是唯物論者？這問題這樣子一問就不可能有什麼疑惑了。無疑的，唯心論者是錯的而唯物論者是對的。是的，事實產生在觀念之先；是的，正如蒲魯東所說，觀念不過是一朵花，它底根株伏在生存底物質條件裏。是的，人類底整個歷史，知性的或是道德的，政治的或是社會的，只是經濟史底反映。

近代科學底一切分科，真正的公正的科學底一切分科是在合力宣告這種基本而有決定性的重大真理：社會的世界，其實就是說人底世界——簡單說來就是人性——就只是——至少對我們以及我們這個行星上——動物性底最高表彰，最後和最高的發展。不過正因為每一個發展都一定包含一個否定，它底基礎或是出發點底否定，所以人性同時就是，並且本質上就是人身上所含的動物性成分底緩慢而漸進的否定；而組成了和創造了理想，知性和德性的信心和觀念的底世界，就是這一種合理而又自然的否定——正因為它是自然的所以是合理的，它既是歷史的又合乎邏輯的，正像世界上一切自然定律底發展和實現同樣地不可避免。

是的，我們底第一代祖先，亞當和夏娃，假如不是大猩猩的話，也是大猩猩，雜食，有知性而

又兇猛的野獸底近親，不過比起別種動物多了兩種寶貴的天賦——思想的能力和叛反的慾望。

這兩種天賦加上它們在歷史過程方面不斷的影響代表了根本因子，代表了人底動物性底肯定發展中的否定力，而由此創立了組成人底人性的一切。

聖經這本書當做一本人類智慧和幻想的最古老的表白之一來看是很有趣並且有幾處很深刻的書籍，但它却極其天真地用原始罪惡的神話來表示。前節所說的真理耶和華，他無疑地是人類所崇拜的一切善神之中最會嫉妬，最無用，最兇惡，最不公平，最渴血，最暴虐，而又對於人類尊嚴和自由最有敵意的神——耶和華只不過爲了滿足他那種莫名其妙的奇思怪想才創造了亞當和夏娃；無疑的他想消磨一些在永恆的自我性孤寂中他所覺得厭倦的時間，或者他想有幾個新的奴隸。他慷慨地把整個地球，連它底一切菓物和動物在內，聽他們處置，對這全部的享樂只附了一種限制。他明明白地禁止他們觸動智識樹上的果子。因此，他希望那個男子缺乏他自身底一切瞭解，一直是永遠的野獸，在永恆的上帝，他底創造者和主人底面前永遠是個四足動物。不過這裏走進了撒但，永恆的叛逆，第一個自由思想者，俗世底解放者。他使亞當感到自己野獸般的無知和馴順；他解放了他，在他底額上打上自由和人性底印記，由此懲患他不服從，去吃那智識樹上的果子。

我們知道接着來的是什麼。那位好上帝憑了他底預見——他底神聖的能力之一，也許已經預告

過他會有什麼事情發生，這下子勃然大怒，可怕而又可笑；他詛咒撒但，亞當以及他自己所創造出來的世界，像小孩子在發脾氣的時候那樣被所謂他自己底創造物所襲擊；打擊了我們的祖先本身還不滿意，還要詛咒那些對遠祖所犯的罪毫無所知的一切子子孫孫。我們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神學家他們覺得這件事情意義非常深刻非常公正，就是因為它是異常不義和荒謬。然後，請記得他不僅是復仇和憤怒的上帝，却也是愛的上帝，他在苛責了幾萬萬可憐的人類而罰他們進永恆的地獄之後，他對其餘的又起了憐憫，而爲了拯救他們和把他自己底永恆而神聖的愛和永恆和神聖的恨——總是渴血和我犧牲——調和起來，把他底唯一的兒子送下世界，可能被人們殺死，作爲一個抵償性的犧牲者。這叫做贖罪底奇蹟，一切基督教底基礎。假如這神聖的救世主當眞拯救了人類世界，那就更是奇蹟了！但是不；在基督所應允過的樂園裏面——像我們所知，這是正式的告示——選民是很少的。其餘的人，那些現在和將來世世代代的廣大多數一定永久會在地獄裏受火燒。同時，爲了要安慰我們，那永遠公正，永遠良善的上帝把拿破崙第三，威廉第一，奧國斐迪南以及全俄羅斯亞歷山大各世底政府給了塵世。

這些就是在整個十九世紀在政府明令下歐洲一切國民學校裏所講的荒謬故事，所教的醜惡教義。他們說這樣是使人民開化！一切這種政府都是民衆底有系統性的毒害者，自私自利的喉嚨者，

這還不明顯嗎？

我跑開了我的主題了，因為我想到他們用來永遠把各民族留爲奴隸的基礎和犯罪方法以使他们無疑地會變得更能榨取他們的時候，我就要憤怒。世界上一切脫洛普曼（Tropmann）的罪惡和這種叛反人性的罪惡比起來算得什麼呢？每天，廣泛地說來，在文明世界的各處都有那些敢自稱爲人民導師和民之父母的人們犯着這後一種罪惡。我回過來仍舊講原始罪惡的神話罷。

上帝承認撒但是對的；他承認在應許以知識和自由作爲被魔鬼引誘而做的不服從行爲底酬報這一點上，魔鬼並沒有欺騙了亞當和夏娃；因爲，他們一喫了禁果，上帝自己就說（見聖經）「看哪，這人變成了衆神之一，知道善惡了；所以，免得他變得和我們一樣地不滅，要禁止他喫永生之果。」〔註一〕

現在讓我們略過這個神話底荒誕的部份，讓我們來看看它底真正意義，這意義很明白，人解放了他自己；他把他自己從動物性裏解放出來，把他自己構成一個人；由於一種反抗性的和智慧的行

註一：聖經官話譯本作「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能知道善惡，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喫，就永

遠活着。」見舊約創世紀第三章第二十二節——譯者

動——就是，靠了反叛，靠了思想，他開始了他底顯然是人底歷史和發展。

有三種要素，或者三個基本原則構成歷史上一切集體的或是個人的人類發展底根本條件：（1）人底動物性；（2）思想；以及（3）反叛，相應於第一種的該是社會經濟和私人經濟；對第二種是科學；對第三種是自由。（註二）

唯心論底一切派別，貴族政治論者和資產階級，神學家和玄學家，政治學家和倫理學家，宗教家，哲學家，或是詩人，還有，不要忘記那自由經濟學家——正像我們所知，他們是空想底無條件崇拜者——聽到了具有巨大的智力，崇高的理想，以及無限抱負的人正像世界上所有的別些東西一樣，不過是物質，只是卑賤的物質底產物，就大爲生氣。

我們可以這樣回答：唯物論者所說的物質是自動地永恆地在變動着，活動着，生產着的物質，化學上或是有機地被它底特有的力學的，物理的，動物性的以及知性的性質或是力量所決定和顯示的物質——這種物質和唯心論者底卑賤的物質完全不同。後者是他們底虛偽的抽象底產物，的確是

註二：著者在另一篇文字（原爲本書附錄——譯者）「對虛幻的神，真實世界以及人類底哲學討論」裏對

這三個原則有完全的敘述。——著者

一種愚昧的，沒有生氣的，沒有變動的東西，不能夠產生些微東西，是一個死人底頭顱（註三），和那個他們稱做上帝稱做至尊者的那種優美的空想成功對比的一個醜惡的空想：跟物質相反，唯心論者底物質被他們剝奪了構成它底真實的本性底一切，必然代表了最高的虛無。他們從物質那裏取去了知性，生命，一切固有的特性，活躍的關係或是力，以及缺了它之後物質連重量也不會有的運動本身，使它在空間裏只剩下不可理解性和絕對靜止性；他們把所有這些自然的力，性質，和表現歸之於他們抽象空想所創造出來的幻象；於是，把職分對調了一下，他們把他們這種幻想底產物，這種幻像，這種虛無的上帝叫做『至尊者』，而，必然的結果就是把真實的存在，物質，世界，當做虛無。之後，他們鄭重地告其後門童輩物質不能牽生任何東西，甚至不能使自己運動，而因此必須由他們的上帝來創造它。

在這本書底末了我指出在上帝這種幻想底引導下必然會遇到的謬誤和真正使人厭惡的荒謬性，他會被看做一個有人格的東西，世界底創造者和組織者；或者甚至於看做是非人格的，一種展佈全宇宙而因此構成宇宙底永恒原則的神聖精靈；或者算它做一種不確定而神聖的觀念，總是在世界上出現和活動，並且總是表現在物質的和確定的東西底總和裏。我這裏只論重要的幾點。

註三：這意思就是說沒有價值的廢物——譯者

物質世界底逐漸發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同樣，有機的，動物底生命以及歷史地傳播的人類個人或社會底知性底逐漸發展是完全可以了解的。它是一個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從劣等到優等的完全自然的運動；和我們底日常經驗相符合，因之而也和我們底自然邏輯，和我們的思維法則相符合的運動；那種法則只有靠了這些相同的經驗才形成起來，而由此發展起來的邏輯，可以說，只是它底重現或是經過思索後底摘要。

唯心論者底體系完全和這相反。他們要推翻一切人類經驗和普遍而共同的良善感覺，那種感覺是一切人類理解底根本條件，它是從『一』二的兩倍是四』那種簡單而大家一致承認的真理以至最高級最複雜的科學思想裏產生出來的——此外，它不承認一切不曾經過事物底經驗和觀察底嚴格檢驗的東西——它就變做人類知識底唯一的重大基礎。

唯心論者絕不追求從低級到高級，從劣等到優等，以及從比較簡單到更其複雜的自然秩序；他們不去聰明地，合理地隨着從無機的世界變到有機的，植物的，動物的以致特出的人類的世界——從化學物質或是化學的存在變到活的物質或是活的存在，而從活的存在變到會思想的存在——底事實上在進行着的運動，這些鬼附了的，盲目的，被他們從神學上因襲來的神的幻像所驅迫着的唯心論者們完全採取了相反的路線。他們從高級走向低級，從優等走向劣等，從複雜走向簡單。他們